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
CHINA FINANCE 40 FORUM BOOKS

陆铭
陈钊
等著

大国治理

发展与平衡的



空间政治经济学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国 治理



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陆铭
陈钊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陆 铭 等著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贾忠贤

营销编辑：雷静宜

装帧设计：高熹设计工作室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20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350,000 插 页：5

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5.00元

ISBN：978-7-208-16960-9 / F·2682

审图号：GS(2021)1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 陆铭等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6960-9

I. ①大… II. ①陆… III. ①区位经济学—政治经济
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3794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
CHINA FINANCE 40 FORUM BOOKS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专注于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着力金融政策研究，力图引领金融理念突破与创新，打造高端、权威、兼具学术品质与政策价值的智库书系品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非官方、非营利性金融专业智库平台，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与交流。论坛正式成员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论坛致力于以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夯实中国金融学术基础，研究金融领域前沿课题，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

自2009年以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及旗下“新金融书系”“浦山书系”已出版150余本专著。凭借深入、严谨、前沿的研究成果，该书系已经在金融业内积累了良好口碑，并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清）陈澹然

目 录

序言 诊断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增长与波动	1
-----------------------	---

第一部分 空间政治经济学总论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	33
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79
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空间错配	119
治理“城市病”：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	139

第二部分 发展与平衡共赢的理论

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 and 分工的效率损失	161
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央地治理模式变迁	199

第三部分 资源空间配置的经验研究

市场化中的媒体：基于报纸报道汽车召回的经验研究	227
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及制度成因	255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283
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及后果	317
房价推升工资：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工资	355
房价挤出投资：内陆倾向的土地供给政策的意外后果	391
后记	417

序言

诊断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下的增长与波动

陆铭、陈钊

大国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治理,核心是城乡间和区域间关系,其本质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大国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间和区域间发展与平衡的共赢,它天然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本书一系列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在进入本书的正题之前,我们先对中国经济进行一个全面的诊断,以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本书有关大国治理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从中国经济增速的波动说起

理解中国经济并不容易,理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增长放缓,这个过程更是容易产生争议。在实践上,如果不能找准中国经济的命门,就不能有效施策并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遗憾的是,对于一个处于转型和发展进程之中的大国,既有的理解亟须修正,既有的争议亟须澄清。我们将指出,讨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必须借鉴经济理论的两个参照系,即时间维度上的黄金律和空间维度上的空间均衡。这两个参照系建立了两组最优关系,即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以及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用这两个参照系来对照一个仍然存在大量扭曲和错配的经济,我们将指出,既不能直接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把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放缓的过程理解为经济周期,也不能把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放缓理解为人口老龄化等外生因素引起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本文对于中国经济的诊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句话。第一,中国近

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看待,今天的经济增长放缓,就是曾经结构扭曲的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第二,虽然在宏观加总层面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在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2010年之后才出现的,但是在微观层面,结构性扭曲的拐点出现在2003年,只是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投资和外需拉动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早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第三,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宏观经济必须采取结构和空间的视角,仅仅看加总层面上的变量会掩盖很多不易被觉察的事实。

二、黄金律与在中国经济中的动态无效

经济增长的黄金律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的基准理论。在黄金率下,投资和消费各自所占的比率能够最大化跨期的经济增长率,消费多了,资本积累会慢,而如果投资多了,消费少,投资回报不高,则影响未来的资本积累。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来说,利率是一个核心的调节变量。如果偏离经济增长的黄金率,出现投资过快,则利率将升高,使得投资增长不至于太快。反之,如果投资增长不够快,则利率将下调,有利于投资增长。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来表示没有扭曲的黄金率下的平衡增长路径(见图1)。在图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由于这个经济中的人口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因此纵轴也可以表示人均GDP。图中的虚线就表示始终处于黄金率下的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之下,随着资本的积累,人口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于是资本的边际回报将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率将逐渐递减。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长期以来存在以压低利率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抑制。特别是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并且增长速度是逐年递增的,在通常情况下,利率应该上升才对,但实际情况是,在这一期间,由于存在严格的管制,实际利率(即名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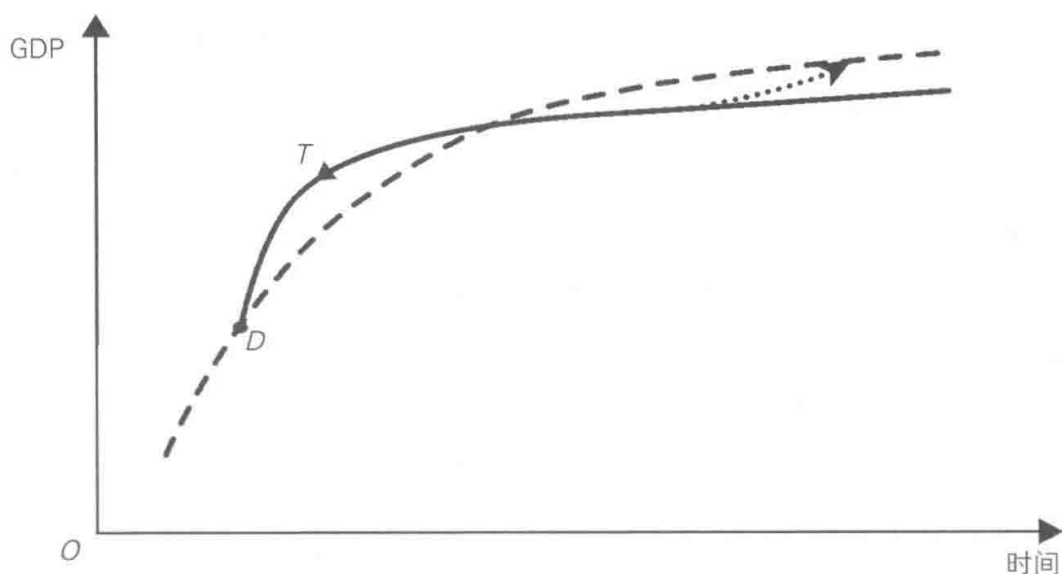


图1 黄金率和中国增长路径的比较

率减通胀率)却处于下行通道,起到了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于是这一阶段投资快速增长,而投资本身又是短期经济增长的来源之一,因此,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相比较处于黄金率路径上的增长曲线来说,在一段时间以内扭曲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平衡增长路径的增长速度,在图中,我们用一条实线来表示。

由于资本积累加速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偏离了黄金律,其结果一定是国内消费相对不足,而使得产能相对过剩,必须依靠出口来进行消化。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曾经超过50%,并且出口加进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那几年,全球宏观环境宽松,欧美国家的进口旺盛,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由于接近三亿的城市非本地户籍人口未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压制了自己的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又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中消费占比和服务业占比偏低的问题(陈斌开、陆铭、钟宁桦,2010; Chen, Lu and Zhong, 2015)。

这样以压低利率鼓励投资来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扭曲后果,是难以持续的。从需求结构角度来讲,消费相对不足,

使得经济一旦没有足够的外需支撑,则一定暴露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带来投资回报下降,而2009年“4万亿”支出计划,大量增加投资,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使中国经济走出危机,但实际上是加剧了中国经济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知道有学者从统计口径上否定中国投资过度的事实,对此,我仅从理论上提出一个反问:如果利率被压低了,而且是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实际利率不断下降(见图2、图3、图4),如何保证投资符合黄金率?

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讲,由于低利率鼓励了投资,相对于服务业来说,制造业得到了鼓励,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得到了更多的鼓励,因此总体上来讲,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资本相对密集的重化工业)占比偏高,服务业相对受到了抑制。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投资驱动型的增长带来的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份额中所占的比重偏高,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受到了抑制,并且在实际利率下行的阶段,劳动收入占比呈现的也是下降趋势。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又为提升消费占比设置了障碍(陈斌开、陆铭,2016)(见图2、图3、图4)。

有了黄金率增长与中国结构扭曲的对比,就不难对当前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些认识进行回应。

第一,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通常的经济周期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之前逐渐加快和危机之后逐渐放缓来看,似乎就是一个周期现象,但是理解了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形成机制就知道,中国经济的波动既不是凯恩斯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也不是供给方的生产率衰退所形成的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而是由国内经济政策的扭曲所带来的。同时,就算是2008—2009年中国经济有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到来而同步放缓的全球经济周期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在近年的放缓也不是国际经济危机的周期问题,因为近几年欧美主要国家均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回升。

第二,不能简单利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潜力(或潜在增长)来理解中国的增长问题。“增长潜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与黄金律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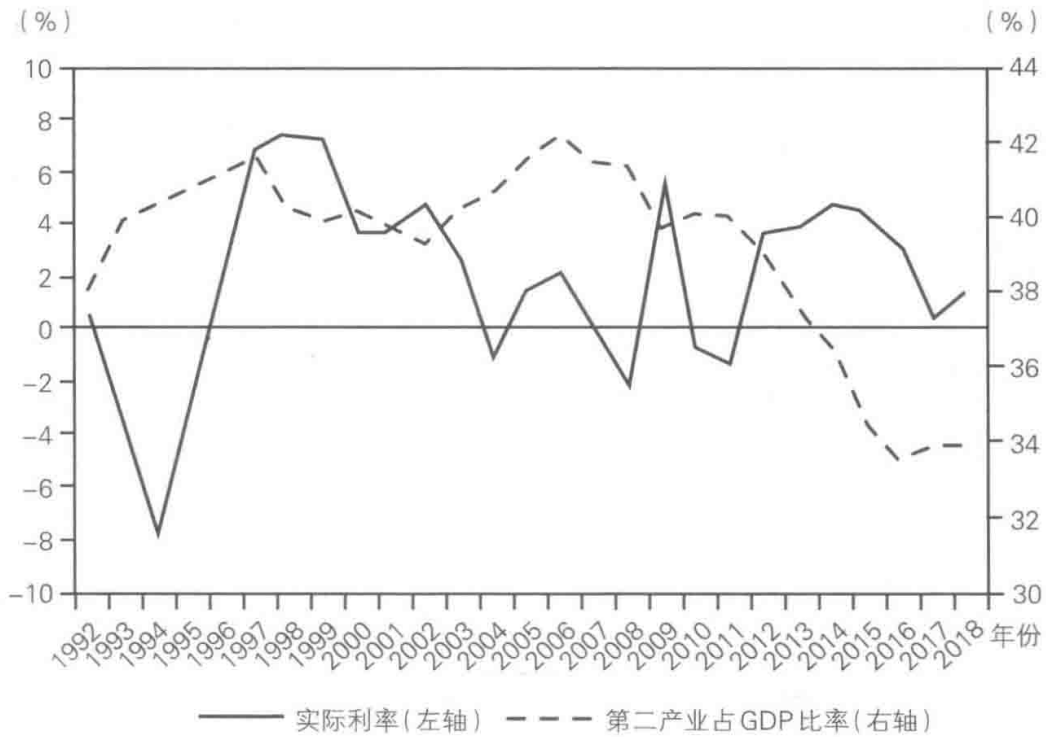


图2 实际利率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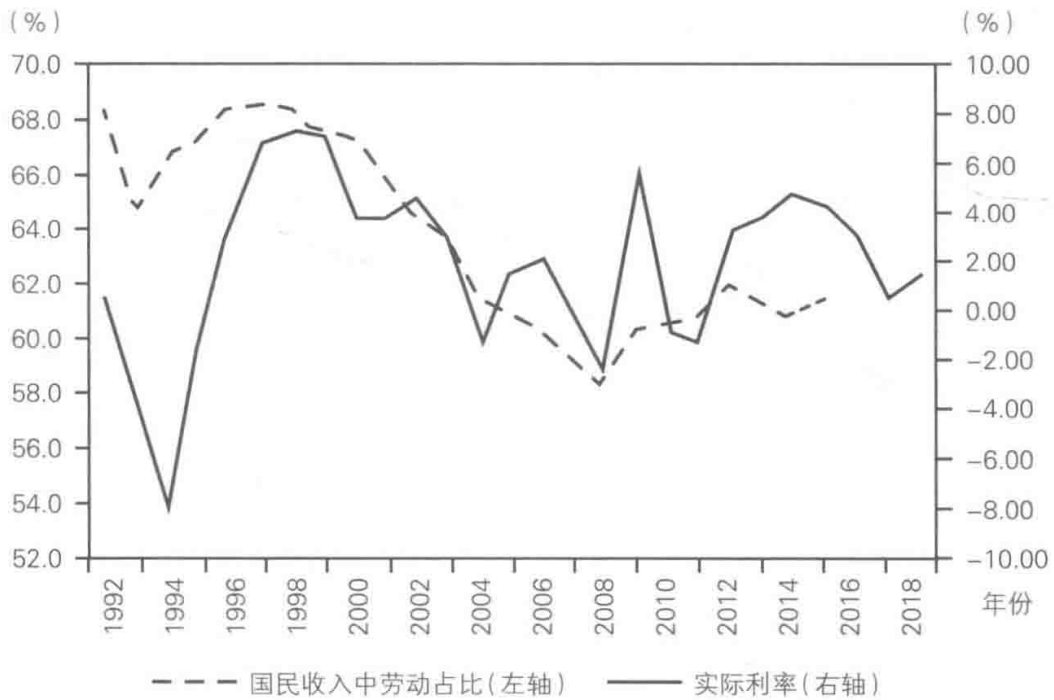


图3 实际利率与国民收入中劳动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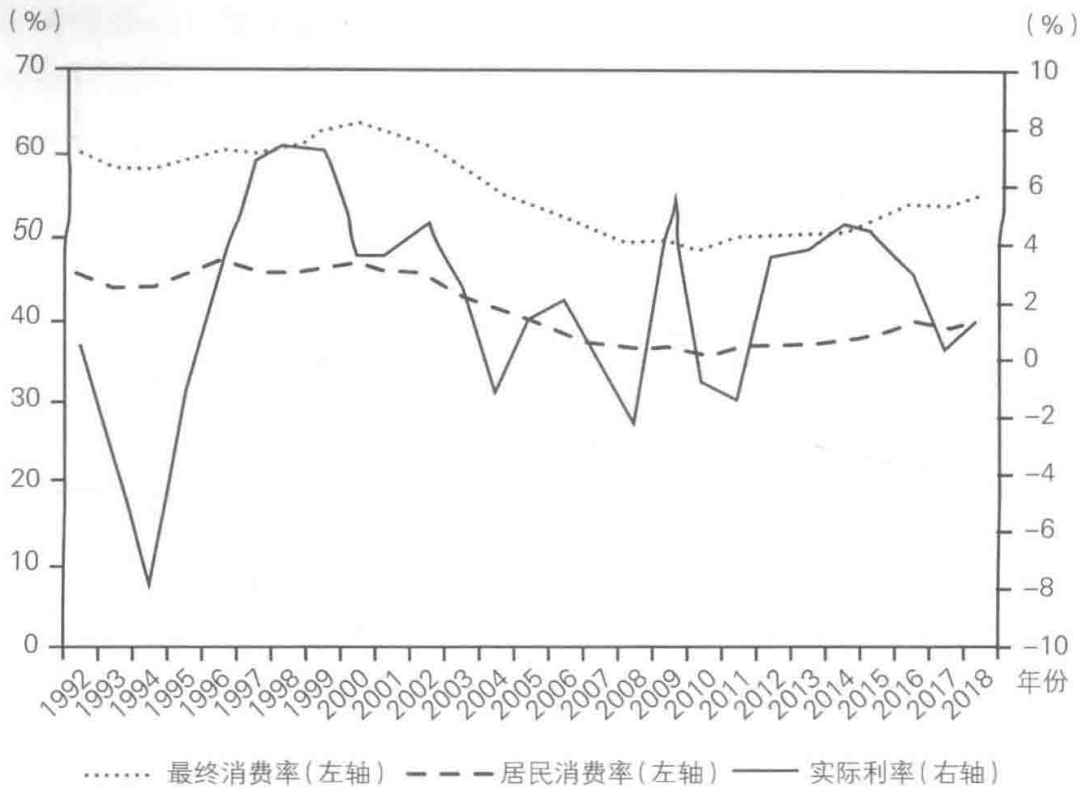


图4 实际利率与消费率^①

平衡增长路径相对应的,一个国家增长潜力出现逐步下滑的现象,通常是因为这个国家逐步接近了发达状态和经济增长的前沿,因此,创新变得越来越难,同时也有可能出现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其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由图1中的虚线表示)。在存在结构性扭曲的中国经济里,接下来有两个路径选择,比较好的路径是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样中国经济将沿着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先恢复到符合黄金律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然后才能运用增长潜力的概念来讨论类似于人口红利消失这样的因

① 图2至图4数据来源:中国实际利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FR.INR.RINR?end=2018&locations=CN&start=1992&view=chart>),图2的第二产业和GDP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图3的劳动收入份额=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国民总收入,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图4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支出法GDP,居民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支出法GDP,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素对于增长的长期影响(在图1中用虚线箭头表示)。在这条路径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将上升,生产端服务业占比将上升,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的比重将有所下降。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有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比如认为只有靠持续加大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消费是没有办法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靠服务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类似这样的看法都是把平衡经济增长路径(图1中的虚线)下的结论套用在存在结构扭曲的中国经济(见图1实线)上。另一条悲观的路径是,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话,那么当前经济增长下滑将持续存在,而这种经济增长的下滑(见图1实线),并不是经典增长理论所讲的增长潜力下滑(见图1虚线)。

第三,为什么中国出现在几年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现象?原因在于,通常情况下,经济是沿着平衡增长的路径在发展,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沿图1虚线逐渐下滑。而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放缓,恰恰是经济危机之前快速经济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同时,2009年的“4万亿”支出计划进一步加大投资,并没有缓解之前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是加剧了经济的产能过剩,因此,把近15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连在一起看,便出现了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急剧转变(图1中的实线),而这两个阶段,其实只不过是同一个结构性问题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和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均与金融抑制有关,因此有必要对近年来的金融市场改革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起到的效果做一些评论。表面上看起来,在金融市场上,中国已经实施了市场化的利率改革,中央银行除设置基准利率之外,商业银行存贷利率在基准利率上下的浮动空间已经比较自由。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其中,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表外业务占有不小的份额。在这一部分影子银行中,边际上的融资年化利率可以高达10%以上。因此,有种观点认为影子银行的存在和发育已经使得金融市场能够在边际上有效配置资源。

实际上,无论是商业银行体系还是影子银行,都未能真正完成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任务。在商业银行体系里,政府仍然存在针对具体项目的融资成本干预,对于政府希望扶持的项目和企业,政府仍然在施加影响。而在影子银行上,问题就更大。从边际上看,能够将融资成本付到年化利率10%以上的项目,并非项目的期望盈利率可以超过10%,而是一些地方政府以自己未来的税收增长预期,以及来自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作为支持来进行融资。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的影子银行产生了高利率、低回报和刚性兑付这样一个最坏的组合。如果这个组合不打破,不让低回报的政府融资项目彻底从商业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之中脱离出来,最终实施财政和金融的分家,那么,即使货币政策是松的,大量新增的融资也不会有效地推动生产,而是被地方政府用于借新债还旧债。同时,民营企业仍然不能有效地从金融市场上融资,商业银行里便宜的资金轮不到,影子银行里高利率的融资贷不起。

只能说,金融改革远未完成。

三、空间均衡与中国经济的空间错配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不同的地区在自然地理条件、区位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里,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了理解大国发展,我们需要借助空间经济学给我们提供的参照系,同时又需要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嫁接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

(一) 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区域之间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条件差异非常大。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似乎是和平衡相矛盾的,然